



世界文學博覽會 ⑥

# 紅 字

The Scarlet Letter  
Nathaniel Hawthorne



霍桑／原著 劉力堅、張靜／翻譯 開今文化／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紅字／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原著；劉力堅，張靜翻譯。——初版。——臺北市：開今文化出版：知道總經銷，1994  
面；公分。——(世界文學博覽會；6)  
譯自：The Scarlet Letter  
ISBN 957-797-091-5 (平裝)

874.57

83009971

世界文學博覽會 6

## 紅字

發行人／冷遠玫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張泰昌律師

原 著／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翻 譯／劉力堅、張 靜

總 編 輯／戴月芳

執行主編／黃惠娟

美術主編／白儀琪

封面設計／傑士群英工作室

內文插畫／陳正堃

校 對／烏惟揚

出 版 者／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木新路二段161巷10號

TEL：2342666 FAX：9374907

郵撥：1636829-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438號

電腦排版／健呈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製版印刷／世和印製企業公司

總 經 銷／知道出版有限公司

TEL：9189099

初 版／1994年11月

ISBN：957-797-091-5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FOREMOST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1994

世界文學博覽會

006

紅

字

原著◇霍桑

翻譯◇劉力堅、張靜

出版◇開今文化



## 出版弁言

李安致

從人類發明文字之後，「文學」大概也就隨之誕生了吧！初始，人們可能只是單純的將所思想、所見所聞利用素樸的文字記錄下來，別無心機。然後，緣於文明生活的開展激盪與文人才子的巧思妙意，人類社會開始有了結構嚴謹的章節小說、詞藻典雅的瑰麗散文、撩人心弦的優美詩歌……，它們也成了人類相互傳誦的精神糧食，哺餵著代代渴望滋養的乾涸心靈。於是，經典鉅著、奇文傳構從而不僅左右著時代的思維取向，也令人在每一段靜謐的閱讀過程中，不由自主地與之同歡同喜、共悲共憤！

「世界文學博覽會」是開今文化傾注大量人力，蒐羅最佳原著版本，重新編譯的世界文學賞讀系列，它雖名曰「博覽」，卻非雜蒐選錄。我們的心願是，在汗牛充棟的書海面前，為您提供最具代表性的文學鉅著，它們或是傳誦一時，引領無數茫昧的人群；或是擲地鏗鏘，扣握著時代的脈動。同時，我們將先以《小婦人》敲開這扇文學饗宴之門，只要您抱著參觀「博覽會」的輕鬆心情，便能愉悅地品味一道道豐盛甜美的文學佳餚。

「我無法告訴您文學作品中真正撼動人心的力量從何而來，但當我感覺到的時候，我自然會知道。」這是知名作家凱薩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在《寫作札

記》中的告白，也是我們決定出版這一系列世界文學名著時的心情與期望。我們的確難以藉著隻字片語就表述出作品的精神底蘊；於是，我們只能期望靠著原著的忠實展現，讓讀者親自去感動作品中內含的靈恩，然後也可以大聲的喊出「當我感覺到的時候，我自然會知道。」

# 目 錄

## 紅 字

### 出版弁言

海關——《紅字》的引言／7

1 紅字／23

2 相認／37

3 海斯特的針線活／57

4 珍珠／69

5 小精靈和牧師／83

6 醫生／105

7 牧師的內心掙扎／129

8 海斯特與醫生／153

9 林中相聚／179

|    |           |     |
|----|-----------|-----|
| 10 | 燦爛的陽光／    | 199 |
| 11 | 困惑的牧師／    | 217 |
| 12 | 新英格蘭的節日／  | 231 |
| 13 | 紅字顯露／     | 255 |
| 14 | 尾聲／       | 267 |
|    | 霍桑大事編年簡表／ | 275 |



## 海關

### 《紅字》的引言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我不傾向於對朋友談論過多我自己的私事，但是一種要寫自傳的衝動曾經兩次要我把自己的經歷公布於眾。第一次是寫完《舊屋》後的三、四年。那時，我所喜歡的放縱的讀者和挑剔的作者都難以想像我的那種深深寂寞的生活。如今在我的報應之後，幸好還能找到一兩位喜歡我的書的讀者，我便抓住這個機會，說一說我在海關那三年的經歷。在著名的《教區牧師——本教區的職員》裡說過的就不重提了。事實似乎是這樣，別把作家寫出來的東西當成一回事，把書扔在一邊的人不很多；保存起來的人也不算少。很少有人比作者的同學或摯友更了解他。於是有些作家便放縱地把心裡的秘密倒出來，獻給同情他的讀者。好像印出來的書大量地傳於世，僅僅爲了使人發現作家的個性，作者便帶著這個性進入社交圈，來實現他的生存環境。這樣做有失正派，如果對一個善良

和理解的朋友，雖非摯友，傾訴心中的秘密，用真誠打破對方的沉默，儘管裡面有些是謊話，但在面紗後，我仍然是真實的。除非說者和聽者有特殊關係，如果能作到這一步，寫自傳的人才不致傷害讀者和他本人的權利。

同其他作品一樣《海關》的草擬有一定的規矩，這是文學創作上所公認的。比如將一些相連的事件變成我的經歷，為描述情景而找出證據等。這些是故事敘述人應有的，所以不厭其煩，這樣做不在乎說明我個人和大眾有何關係。為了達到敘述故事的主要目的，有時多寫幾筆，渲染一下當時的生活場面和人物。

大約半個世紀前，也就是德比五朝時代，我的家鄉薩來姆是一個熱鬧的港口。然而，如今卻冷落了。到處是殘破不全的木頭倉庫，當年喧鬧的商業生活已不復存在，一艘三桅或無桅帆船停在岸邊，半個船身沉入海水，另一半露出水面，離他不遠處還有一艘載滿木柴的新斯科舍雙桅帆船。在這個被遺棄的海港前有一排房子，漲潮時海水一直淹到前排房子牆根。潮濕的地上，長著稀疏的野草，成了荒蕪歲月遺痕。從前排房子的窄窗戶向外遠眺，一片死氣沉沉。順著港口望過去，是一座磚砌的高大建築。每到下午三點三十分，合

眾國的國旗便從尖屋頂上迎風慢慢降下。旗上十三個條紋是豎的而非平行的。它顯示，這個政府不是軍人政府，而是山姆大叔的文職政府。建築物的正面由六根高大木頭柱子支撐陽台，正下方是花崗岩台階，它一直延伸到街道。正門上方懸掛著一只美洲標本。它伸展雙翅，爪子抓住一束箭。這只發愁的老鷹顯得蒼老無力，只有喙和雙眼依然露出兇殘的本性，威脅著沒有攻擊力的生靈，特別是提醒它的市民，提高警惕，防止敵人入侵它雙翼庇護下的王國。雖然它的樣子兇殘，但在這個時刻，許多人仍然尋求這個聯邦之鷹羽翼的保護。我想，它胸脯的羽毛一定很柔軟暖和，是做羽絨枕頭的上等材料。遺憾的是它的樣子欠賢淑，即使在心情愉快時也是這副樣子，看上去或遲或早，它隨時會用爪子甩出剛孵出的雛，用嘴啄，用爪子上箭刺得鮮血淋淋。

四周布滿人行道的上文描述過的建築就是海關，人行道上的裂縫裡已經長出野草，可見商業興旺的日子早已逝去。一年中還有個某月份，也僅僅在中午時分，還可以看見生意人的足跡。這稀落的景象還能勾起老人的追憶，跟英國人打仗之前，薩來姆是個熱鬧的港口，並不像今天這樣稀落，從紐約和波士頓開來的船只排成一行行，貨物堆積成山。有

時東方剛露出晨光，從非洲或南美洲駛來的貨船已開始進港，也有的船要起錨遠航，汽笛聲此起彼伏，在海關大樓花崗岩台階上回響。那時，妻子還在做著甜蜜的夢，而海關人員已經忙開了，趕緊招呼臉膛黑黑的水手，船長總是夾著一只裝滿航海文件的生鏽鐵皮盒子。這時貨主也趕來了，或興奮過極、或愁容滿面、或文雅謙和、或怒氣沖天。他們的表情完全由物品決定。有的貨可以立即換成閃亮的金幣，有的則拋不出去，把貨主急得團團轉。這時趕來的商人大都滿臉鬍子和皺紋，而且焦躁不安。他們把命運押在船上，歷盡旅途的艱辛才看到貨物，就好像小狼嘗到血腥以後那樣狂躁。與他的相比，大樓裡的年輕職員只配在水磨坊的儲存池裡玩模型小船。另一夥人是水手，有的身上纏緊繃帶，有的臉色蒼白，一瘸一拐地上岸尋找醫院。令人難忘的還有從英國運木柴來的雙桅帆船船長，他的水手粗魯無禮，對美國人毫無敬意。不過，無論如何，他們對薩來姆日益衰落的商業還是做了不算小的貢獻，把各式各樣的人集中起來描繪一下可以使讀者領略多彩多姿的生活，同時可以感受到海關是個能令人心動的地方。來海關大樓前，如果適逢夏天，就在大門口，如果冬天，就在裡屋，你會看到職員坐在式樣古老的椅子上，緊挨著牆壁排成一行，

椅子前腳懸空，僅靠後腳支撐，他們的模樣很嚴竣。有時也大睡，偶爾說一兩句話，像是絮語，又像是酣聲，那付樣子像濟貧院裡的窮人，靠施捨生活的乞丐，給工頭榨乾的苦力。這些坐在門口聊天的老先生是海關稅收所職員，樣子長得像馬修一樣敦厚，但遠遠不像他那樣忠於職守。

走進大門左邊有某個大房間或一個大辦公室，大小約十五平方英尺，朝港口的方向開了兩扇拱形窗戶，推開窗門，可以看到那破敗的碼頭，第三面窗戶朝向一條小巷，望過去便是德比大街。從第四面窗口望出去，可以瞧見貨鋪、木工作坊、成衣店、船具商店，門口三五成群的人說笑著，當中有的是水手，有的是專營偷盜行當的碼頭老鼠。辦公室裡蜘蛛網到處懸掛，牆皮剝落，地上一層灰塵，很明顯這是間被棄置了不少日子的屋子。令人想起了教堂的內殿，連女人也很少拿掃帚去打掃。至於家具，有一個火爐和煙囪、一張松木桌、還有一張三腳凳、兩三張搖晃的椅子，還有一個書架，上面放著《議會法令》和《稅收法匯編》。一條鐵皮管一直通向天花板，通過它可以與其他辦公室的人通話聯繫。六個月前在這個地方，他還在辦公室走動，或坐在高腳凳上，用肘撐著辦公桌，瀏覽早上送來

的晨報。他笑著招呼你進屋的時候，晨光正好穿過柳樹照在這間屋子的西牆。而今天你再也見不到他了，即使向民主黨激進派調查官打聽也只是徒勞。變革的疾風將他吹走，一個更年輕有力的接班人接替了這個莊嚴的職位，那份薪水自然也進了新人的口袋。

老城薩來姆是我的故鄉，我度過了童年和壯年時期，它過去和現在都裝滿了我對故鄉的愛！我住在家鄉的時候，還體會不出這份愛，就外貌來看，我的故鄉並不美，它像一個跳棋盤一樣雜亂，使人傷感：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散布著木頭房屋，形狀不一，說不上有什麼造型美，更談不上什麼雅緻，只能說平淡無奇。街道長，但蕭條，一直沿著半島伸展出去，島上有座哥樂斯山，山的盡頭叫新幾內亞，另一邊就是濟貧院——這就是我的家鄉。儘管我也到過別處令我神往的地方，但對於家鄉薩來姆，我總是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感情，這就是愛！這大概由於我的家就植根於這塊土地。大約二百三十年前，我家族的第一批移民來到這森林邊拓荒安家，建立城鎮。他們在這裡生活、繁衍，埋下自己的屍骨與這裡的土壤混和。一直到我這一代的時候，已經很難在我身上找出與祖先相似的思想了。我的同胞大都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這個緣由，只知道屍體腐爛以後對植物的生長有益。

然而，這種感情同樣具有精神的性質。首批移民祖先仍然有著來自高貴家族的模糊感，這我在孩提時代就覺察出來了。它時常在我腦子裡盤旋，並勾起我的思鄉情懷，不時與目前的居住城鎮作比較。結果使我似乎有更強烈的要求在此住下去，第一批移民中有個模樣嚴肅、絡腮鬍子、穿黑袍、戴尖頂的前輩，他帶著《聖經》和劍出現在港口人跡稀少的街道，最後成為顯赫人物。他得到的比我多得多，我一直是個默默無聞的人。他當過士兵、議員、法官、主教，具有清教徒的所有品格，無論好的還是壞的。他同時又是一個殘忍的迫害狂，教徒們清楚得記得，他曾對同屬他那個教派的婦女濫施刑罰達數年之久，這是他迫害教友時間最長的一個紀錄。他的兒子繼承父親的迫害本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令人膽顫心驚主持強迫蕩婦殉道的血祭。據說那些女人的血玷污了他的身體，污跡深深地滲入骨髓，以致骨頭上還印著污跡，如果他的老骨頭不化成泥土的話，恐怕會永遠留在那上面，我不知道我的這些祖輩是否後悔，並向上帝懺悔自己的殘酷，也不知道他們現在是否在某一個世界為自己的行為而哭泣。無論怎樣，我，一個作家，作為他們的後代，羞愧至極。我祈禱，他們的所有咒罵現在立即無效，而且從此撤銷，因為我聽的故事實在太淒

涼，太不幸了。

毫無疑問，這是給那些嚴竣的清教徒老祖宗的報應，經過無數歲月，我們家族這棵老樹已布滿青苔，資格老得令人肅然起敬。然而在樹頂上卻長出一條嫩枝——我這混世之輩。我從來沒有目標，他們認為這不足掛齒，他們對這根本無所謂，如果還構不上恥辱的話。「他是什麼的？」我的老祖先在互相詢問，「一個寫書的，那算什麼行當！上帝給過人類這個行當嗎？這個墮落的後輩簡直成了騙子！」這是跨越時代的對話，是老祖宗對我的稱道。隨他們的便，反正我身上有他們的遺傳基因。

兩個熱情，精力充沛的人在這個小鎮上度過了童年和壯年，在此地繁衍起一個家族。家族成員人人有所作為，受人尊敬，據我所知，還未出現過不肖子孫。只是經兩代人以後，有過那麼一兩回引人注目的事情，充其量也就是說說而已。不久，當事人也就被人遺忘，就像這裡的老房子，逐漸被泥土掩埋。一百多年來，我的祖輩以航海為業。每代人中都有船長，當他頭髮花白，結束甲板生涯回家安度晚年時，他的十四歲的兒子就繼承父業，在桅杆前，面對吹打過父輩的狂風巨浪。少年水手從水手艙到船長室，在日曬雨淋中



磨鍊成長，在環遊四海中增長才幹，最後又告老還鄉，屍骨化作泥土永存於故鄉的土地。一個家族在悠久的歲月裡維繫著一塊土地，生在那裡，葬在那裡，在人和土地之間滋生出一種親情，不管那地方美還是不美，也不管他生活的社會環境如何。深究下去，還不是一種愛的感情，而是人的本能、天性。一個剛從異國到此地定居的人，或者是移民的第二代，不配稱為薩來姆人，因為他們對這塊土地還缺乏像牡蠣依附礁石那樣的韌勁。第一代移民正是憑這股韌勁在這裡掙扎生存，此後三百年他的子孫後代都埋葬在這裡，依附這塊土地。至於這地方，也許缺少歡樂，木頭房子單調陳舊，道路崎嶇不平，下雨一腳泥，晴天滿天灰，舉目盡窮山惡水，令人心寒，還有更令人心寒的是社會環境。所有這一切，無論多麼險惡不能阻擋他們生存下去。真神！好像有符咒在起作用，簡直把故鄉變成人間天堂！我也有此同感！彷彿命運驅使我在薩來姆紮根，所以我從小就對這裡人的相貌和氣質很熟悉，特別是一位長輩，他已長眠地下，而另一位長輩在大街上走路時像哨兵走正步一樣正規。不過，這種情趣同時證明這種聯繫已經變得有害，並應當切斷，馬鈴薯在同一塊貧瘠的地裡繁殖數代的話，就要退化，而人也同樣一個道理。我的子女就在別的地方出